

元遺山詩箋註

冊一

元遺山詩箋注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蔣刻原

印本校刊

桐鄉陸費達總勘

杭縣高時顯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元遺山全集序例

李序

中統本

唐開天間李邕李白皆以文章鳴世邕之所至阡陌聚觀以爲異人衣冠尋訪門巷填溢白則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是豈懸市相夸沽聲索價而後得之哉要必有以漸漬其骨髓動盪其血氣藻鬯其襟靈故天下之人爲之咨嗟淫液鼓舞踴躍景附響合而不能自已也吾友元君遺山其二李後身乎始齷能詩甫冠時名已大振尋登進士上第興定正大中殆與楊趙齊驅壬辰北還老手渾成又脫去前日畦畛矣君嘗言人品實居才學氣識之上吾因君言亦嘗謂天下之事皆有品繪事圍碁技之末也或一筆之奇一著

之妙固有終身北面而不能寸進者彼非志之不
篤習之不專也直其品不同耳如君之品今代幾
人方希刷羽天池揚光紫微不幸遘疾而歿其遺
文數百千篇藏於家雖有副墨而洛誦者率不過
什得一二其所謂大全者曾莫見焉是以天下之
大夫士歎焉若懷宿負而未之償也東平嚴侯第
忠傑有文如淇澳好善如干旄獨能求得其全編
將鋟之梓且西走書數百里命余序引余謂遺山
之文之名有目爭睹有耳咸聳庸何序爲惟君有
蓋棺之恨此其可言者得以論述之主上鄉居藩
邸挹君盛譽一見遽以處之太史氏不數歲神聖
御天文治蝟興稽古建官百度修舉其於玉堂東
觀金華延閣之選尤所注意者曷嘗不設燎以待

之而側席以求之哉向使遺山不死則登鑾坡掌
綸誥稱內相久矣奈何遇千載而心違際昌辰而
身往此非君遺恨也耶尙賴柳如京之賢有慰韓
吏部之志文工命拙雖抱憾於九原人亡書存足
騰芳於百世顧余朴學未暇題評言念舊游聊爲
揚摧云爾中統三年陽月封龍山人李治序

徐序

中統本

文之爲物何物也造物者實斬之不輕畀人何哉
蓋天地間靈明英秀之氣萃聚之多蘊蓄之久挺
而爲人則必富於才敏於學精於語言能吐天地
萬物之情極其變而爲之雅故爲詩爲歌爲賦爲
頌爲傳記爲誌銘爲雜言爲樂府兼諸家之長成
一代之典使斯文正派如洪河大江滔滔不斷以

接夫千百世之傳爲造物者可得而輕畀之哉竊嘗評金百年以來得文派之正而主盟一時者大定明昌則承旨黨公貞祐正大則禮部趙公北渡則遺山先生一人而已自中州斷喪文氣奄奄幾絕起衰救壞時望在遺山遺山雖無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爲不輕故力以斯文爲己任周流乎齊魯燕趙晉魏之間幾三十年其迹益窮其文益富其聲名益大以肆且性樂易好獎進後學春風和氣隱然眉睫間未嘗以行輩自尊故所在士子從之如市然號爲汎愛至於品題人物商訂古今則絲豪不少貸必歸之公是而後已是以學者知所指歸作爲詩文皆有法度可觀文體粹然爲之一變大較遺山詩祖李杜律切精深而有豪

放邁往之氣文宗韓歐正大明達而無奇纖晦澀
之語樂府則清雄頓挫閑婉瀏亮體製最備又能
用俗爲雅變故作新得前輩不傳之妙東坡稼軒
而下不論也嗚呼遺山今已矣靈明英秀之氣散
在天壤間不知幾年幾時復聚而爲斯人乎東平
嚴侯弟忠傑喜與士人游雅敬遺山永其完集刊
之以大其傳云陳郡徐世隆序

杜後序

中統本

自有書契以來以文字名世得其全者幾人耳六
經諸子在所勿論姑以兩漢而下至六朝及隋唐
前宋諸人論之上下數千載間何物不品題過何
事不論量了大都幾許不重複文字凡經幾手左
搏右撻橫安豎置搓揉亦熟爛盡矣惟其不相蹈

襲自成一家者爲得耳噫後之秉筆者亦詗乎其爲言哉今觀遺山文集又別是一副天生爐鞴比古人轉身處更覺省力不使奇字新之又新不用晦事深之又深但見其巧不見其拙但見其易不見其難如梓匠輪輿各輸技能可謂極天下之工如肥濃甘脆疊爲餽飮可謂併天下之味從此家跳出便知籍湜之汗流者多矣必欲努力追配當復積學數世然後再議曩在河南時辛敬之先生嘗爲余言吾讀元子詩正如佛說法云吾言如蜜中邊皆甜此論頗近之矣雖倡優駟僮牛童馬走聞之莫不以爲此皆吾心上言也若夫文之所以爲文亦安用艱辛奇澀爲哉敢以東坡之後請元子繼其可乎不識今之作者以爲如何或者曰五

百年後當有楊子雲復出子何必喋喋乃爾濟南
杜仁傑善甫序

王後引

中統本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閑閑先生方握
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
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
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羣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
蚤歲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
南遷文譽日崇作書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爲
尤長不惟可以進配古人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
士林英彥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後雖知
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偬之際不廢吟咏北渡以
來放懷詩酒遊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爲榮

閒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敘事
之工槩可見矣國朝將新一代實錄附修遼金二
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遽聞使
雄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千百年之間吁可悲夫
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卽其家購求
遺藁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爲引余與子
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
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余荒謬安敢贅長
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聞見與夫同
志之所常談者書詩卷末云歲昭陽大淵獻秋七
月己丑慎獨老人曹南王鶚識

段詩集引

益甫本

余亡友曹君益甫嘗謂予曰昔與元遺山爲東曹

同舍郎雖在艱危警急之際未嘗一日不言詩迨
今垂三十年其所與論辨歷歷猶可復北渡而後
詩學日興而遺山之名日重世之留意于詩者雖
知師宗之至其妙處而人未必盡知之也自僑居
平陽時爲諸生舉似其一二然以未見其全爲學
者惜間遣人卽其家盡得所有律詩凡千二百八
十首又續採所遺落八十二首將刻梓以傳以膏
潤後學未及而益甫沒于後四年子輓繼成父志
同門下客楊天翼命工卒其事俶落于至元戊辰
之秋迨庚午夏首尾歷六十五旬有五日工旣訖
功二子來謁求序其事踏吾門而請者六七至無
倦色而意益勤余以爲詩非待序而傳者也若其
刻詩之大略不可以不言焉姑撫實以題其端云

稷亭段成己引

附黃選余序

架閣本

金人元好問字裕之別號遺山髻而能詩下筆輒驚其長老年甫冠登進士其詩文出入於漢魏晉唐之間自成一家名振海內金源氏自大定後頗尚藝文優禮賢士而崔立之變駢首死難者不可勝紀遺山巋然獨存金亡晦道林莽日課一詩寒暑不易至本朝才名益甚四方學者執羔雁無虛日郝陵川謂其規模李杜淩轢蘇黃殆非虛語遺山著述甚富其所作金史纖悉不爽蔚爲一代鴻筆至所編中州集流傳不廣人莫之覲是集世無行本惟架閣黃公在軒手抄二十卷藏之篋中予爲補其殘闕正其謬誤凡閱月而告成至篇什次

第悉依原本彙付剞劂俾海內騷雅共珍之至順
二年三月十一日翰林國史余謙謹序

儲重刊後序

宏治本

欽少時間見遺山詩文於它集輒喜誦之不置及
鉅鹿耿公典鑰留都嘗謂欽曰吾友段可求家藏
遺山集日借讀之而未竟也吾老矣尙冀一讀子
試訪之宏治甲寅欽調官吏部始得祕本於新安
程公亟納諸公公喜動顏色曰刻本今亡矣是不
可使之無傳也欽因錄而讀之乃知學士大夫慕
尙遺山者不但其文章之盛蓋金本肅慎入據中
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才政治在彼
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興播亡文
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爲

己任網羅放失諷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
沮於匪人薄於旣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
集壬辰雜編續夷堅志併茲集四十卷則皆一代
文獻之所萃厥後元修金史悉剡用之向無遺山
則金源氏有國之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章聞
於後世也或者謂金之亡崔立之變死生辭受之
際遺山處之有不能違人之議者噫是未考也觀
其對努申之語志聶女之墓隱忍激烈意蓋有待
而爲也有待而不克豈非阨於時邪予讀其金亡
以後之文辭悲調慷慨有詩人傷周騷人哀郢之
遺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不然容城劉氏陵川郝氏
節行文學在當時莫之與京獨於遺山嚮慕尊稱
之至抑又何邪然則以遺山之才之美值亂亡之

世不獲究其用且厄其身蓋夫人之不幸君子所當嘆惜焉者又奚暇它議也哉沁水李君叔淵以御史按行河南使來請其集以刊自中統壬戌初刊迄今餘二百祀矣遺山之文終不可晦固有待乎其人惜吾鉅鹿公之不及見也李仁卿下敘凡四首輒以臆見志諸末非敢亦以爲敘云宏治戊午冬十月旣望後學海陵儲罐題

李序

宏治本

瀚自束髮時好讀先生詩文然以方攻程式文章事進取不暇肆力後舉進士謬官內外稍竊膏馥助筆墨於是好益篤讀益頻常計有以廣其傳曩在陝西嘗以所編中州集于西安府刻置郡齋比來河南又以家藏本詩集屬汝州刻之其詩文全

集卷帙頗多在元時固已盛行然歷時既久屢更兵燹書在人間多是抄本魯魚亥豕漫不可讀瀚竊病之近始得善本于太僕儲公靜夫喜副宿志遂謀協藩臬諸公咸曰是書非一家一邑所得私當與天下後世共之時鄉試甫畢乃移工任其事嗚呼自有載籍以來六經四書諸儒緒論外若諸子百氏汗牛充棟何其多哉學者窮歲月白首不能徧觀其間楊馬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則又文人中之山斗冠冕故其傳獨不朽而天下後世無不讀焉近時文集尤多從而責其實辭句不足以達理而成章聲音不足以感人而動物徒以禍楮墨殃梓工耳若先生之文則豈可少者哉先生自幼學至於壯且老自平居無事至於流移奔播無一